

长 篇 小 说

王 大 鹏 王 江 水 著

奇 情 追 踪

奇情追踪
牵出一段腐败案几对生死情

珠 海 出 版 社

王大鹏 王江水 著

长篇小说

奇情追踪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奇情追踪/王大鹏,王江水著. - 珠海:珠海出版社,
2001.9

ISBN7-80607-824-X/I·331

I. 奇… II. ①王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
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2437 号

奇情追踪

(修订版)

王大鹏 王江水 著

责任编辑:李一安

封面设计:冯建华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0756-2515348 邮政编码:519001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区兴业路 52 号 32 栋一单元二层

E - mail:ZHCBS1@MAIL.ZHUHAI.GD.CN

印 刷: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13.125 字数:33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 月第 2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8001-13000 册

ISBN7-80607-824-X/I·331

定 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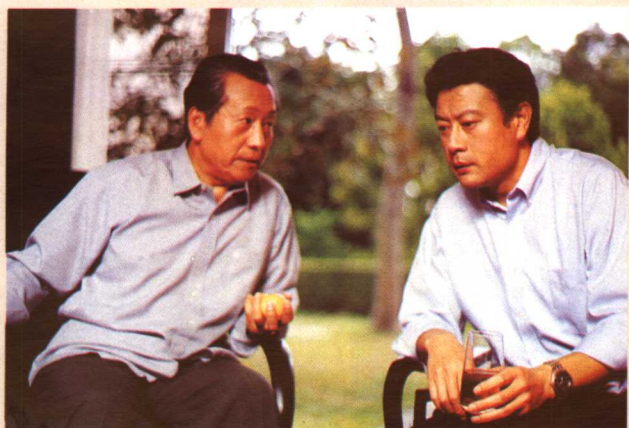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退厂包换。)



海天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蒋惠（佘南南 饰）。



爱好文学的侦察员林一莲（杨春荣 饰）向林子光（巫刚 饰）讨教怎样写小说。



丁兴国（姜际成 饰）与林子光——丁家对林子光的命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


被爱情折磨得焦头烂额的林子光和丁楠（王虹 饰）。



常务副市长田学东（周锦堂 饰）与情人丁楠在幽会。



田学东终于当上代市长，正春风得意。



郑玉（刘莉莉 饰）偷偷地在给丁楠下堕胎药。



蒋惠看望流产后的丁楠。

风波渐息，田学东
和情人丁楠在网球场
公开亮相。



美籍华人杰克（岳霄冰 饰）与郑玉密谋出逃……

第一章

全世界的新闻界都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：狗咬人不是新闻，人咬狗才是新闻。一个消息，一个惊人的消息在海天市传播，消息是在正规传媒渠道之外迅速传播的。当太阳从东川岛爬起来的时候，晨光透过海上的薄雾，洒在华丽堂皇的楼房和墨绿掩映的街道上。这座改革开放的一夜城，自诩为东方威尼斯或曰东方日内瓦，虽有王婆之嫌，但说是中国南方最漂亮的城市之一倒也当之无愧。当晨光慢慢驱散楼群间和街道上的雾霭，让羞答答的都市敞胸露怀，那消息也像车流一样扩散开去。其实那消息要比车流快一千万倍，现代都市人交换消息不必赶到茶馆，电讯时代的信息传递已经将全世界的人压缩在一只手掌之中。消息来自新闻中心——海天市电视台，因为消息不是通过每天的电视早间新闻播出，而是正版之外的管道传出，所以我们不把它叫做新闻，而叫做更广义的消息：海天市电视台台长死了。台长名叫袁福。叫袁福的台长实在没福，吃香的、喝辣的怎么就死了，岂不是人咬狗了？年富力强的袁台长是昨晚死的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今天凌晨死的。当袁台长被救护车拉到医院的时候，口吐最后一缕白沫，医生们便再也没有回天之力。一大早广为扩散的这条消息的核心语句是：袁福死得蹊跷。

袁福从此不在海天市露面，但是他在我们这个故事里却不断地被提及。

一辆奥迪小车开到住院部大门前，穿制服的保安员过来换了出入卡，小车驶过普通住院区，直接开入了小院区。在这个病区住院的人都有来头，所以，不是所有特权车都可以开进来的。一天到晚坐在那打瞌睡看门的老张头极端醒目，决不会错过一辆车进来。虽说这辆是奥迪，但老头认得，否则奔驰也别想蒙进来。老头说：“奔驰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村张驼子就有两辆，他才洗脚上田有几年？这个我见多了。”看来我们虽然即将加入WTO，毕竟还没有进入以钞票论贵贱的时代。奥迪在高于楼前停了下来。

当丁楠从小车里钻出来的时候，身上还带着他的体温的气息，她匆匆走进楼里，浓烈的来苏味儿才勉强将他的气息赶跑。她看见母亲任雨虹正在那和值班室的一个护士说话，赶过去问：“妈，我爸的病咋样了？”

任雨虹一脸没事的神情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。”

“吓死我了。”丁楠拍着胸舒了口气说，“您在这干嘛呢？”

任雨虹向外张望了一下：“张秘书也不知咋回事，还不把报送来。你瞧你爸，这刚刚让医生把他的气儿顺过来，就说要今天的报纸。”

丁楠气得脸涨红：“人都病得要抢救了，报纸关他什么事！真是的。”说着拉住母亲就走，“一辈子就玩那种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，到这时候还津津乐道，真是秉性难移。您也是，不在病房好好看着他，来这里等什么。”

丁楠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年轻的男医生从急救室出来，对迎上来的一个女护士说：“小刘，通知五号的家属，人不行了。”

丁楠问母亲：“五号是谁呀？”

“省建委高主任，也是心脏病。”任雨虹说着，摇了摇头。

“高石叔叔？”丁楠有点惊讶，“前几天还到我们酒店吃过饭

呢!”

“唉，心脏病，说不行就不行的了。”任雨虹一惊一乍地说，“哎呀，刚才早晨呀，你不知道哇，你爸一阵发作，差点把我的心脏病都吓出来了。所以急急忙忙把你叫来。今天好在我在身边，及时用了救心丹，及时叫来了医生，否则不堪设想。我今天可是说了，以后你爸身边决不能离人。”

母女俩说着，走到八号病房。丁楠推门进去，屋里空无一人，急问随后跟进的任雨虹：“我爸呢？”

任雨虹也吃了一惊：“刚才还在这呢！”说着慌忙返身出门去找。

丁楠也正要挪动酸软的腿出门，父亲丁兴国从卫生间里出来了：“就你一个人，子光没来？”

“您吓死我了。”丁楠嗔怪地说着，出门叫任雨虹：“妈，您快回来，爸在这儿呢。”

丁兴国坐到床上：“子光是怎么回事？这么多天不露面，又是什么灵感冲出来了？”

海天市是改革开放以后像泡沫一样发展起来的一座城市。市民中，当地人不到百分之十，本省人总共也就三成多一点，多数是近十多年外省来的移民。俗话说得好，“不是猛龙不过江”，在这座年轻的城市里，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才。有人说：海天市是内地精英的角斗场。这话实在是不过分，我们下面就展现这么一位人物。

创作室四面的墙壁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纸条，林子光正在创作一部长篇。屋里烟雾缭绕，他夹着烟，在屋里来回踱着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用手掌做了个砍的动作：“这段删掉，重来。”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打字员手敲键盘，动作敏捷。

林子光问：“删掉了吗？好，接着打。”他舒了一口气，

“——望着海的深处，他头脑里一片空白，海面弥漫着乳白色的雾，阳光艰难地透射下来。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就像这清晨的海面，惨淡而凄冷。他点起一支烟，这已经是烟盒里的最后一支了。他记得他抽第一支烟的时候，大约是在昨天的傍晚，他就站在这里，站在这个细小的阳台上，海面上还没有雾，但是情景一点也不比现在好，冷风刮过，有一只海燕掠过海面，鸣叫着，擦过失去头缨的小树，这棵小树孤零零地长在岸边。顽皮的孩子走过去，只一折，它便没了头颅。他曾经由此想到过人的死亡，不也是顽皮上帝的手轻轻一折吗？”

打字员黄影一边盲打，一边深情地看着林子光。他催促道：“快打，快打，看我干什么？”

“我已经打完了。”

前年，海天市在这山清水秀的船山岛上建了一座干部疗养院，文联副主席林子光多次找市领导陈情，终于争取到挂靠干部疗养院建了一栋小楼，作为文联的创作基地。林子光很喜欢这个适合写东西的地方，常来这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，创作成就硕果累累。内地来海天市打天下挂得上号的作家有三四十员之多，加上本地土生作家十来个，条条都是猛龙，林子光仍算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林子光问：“打到哪了？”

黄影学着他的腔调说：“顽皮的上帝轻轻一折。”

“你怎么把上帝的手给砍了？”

“没，好好的长在上面呢。”

“别给我捣乱，接着来——白雾渐渐散去，阳光大大咧咧地瀑洒……”

八号病房里，母女俩伺候丁兴国吃早饭。丁兴国原先在省政府任职，后被派来海天担任副市长，干了三年人望政绩都不错，

顺利升为市长。在那改革拓荒的年代，他敢做敢当，海天市经济起飞，有他很大一份功劳，几年市长干下来，口碑甚好，至今老百姓提起他，夸奖的多，指责的少。但是，按我们的干部政策，无论你才干政绩、身体状况如何，到龄就下没商量。但又叫做“切一刀，不一刀切”，干部们中流传的顺口溜说：“戴花要戴大红花，当官要当一二把，五十七八不用怕，还有政协和人大。”丁兴国正好在五十八岁那年被安排去当了市政协主席，他嘴里不好说，心里满怀委屈地去政协上班，政协的同志见了，一个个谄媚地打招呼：“主席，丁主席。”丁兴国大光其火：“什么主席主席，毛主席才叫主席，我们算老几，也敢让人叫主席！你们少给我来拍马屁这一套！”开始大家有些莫名其妙很难堪，后来有醒目的，叫他“老市长”，这老头才比较受用，从此再没人叫他“主席，丁主席”，只管叫他“老市长”，直到退休之后，仍以“老市长”称呼。在六十五岁退休的时候，丁兴国还是很生猛的，但退下来不到两年，身体就垮下来了，虽说心脏病发现已有好几年，但住院这还是头一回。

放下筷子碗，擦了擦嘴巴，丁兴国装作漫不经心地问：“刚才一阵闹轰轰的，又是谁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去了？”

丁楠答道：“高石叔叔。”

“喔，是他。”丁兴国喷了喷牙说，“去了也好，免得他那些糊涂账再查来查去的了。”

丁楠疑惑地问：“高叔叔真的有问题？”

“他管的那摊子油水太多，想没有问题实在太难。躲到这养病，躲到那养病，嘿，人呐，躲得了在生的债，躲不了要死的账。人呐，死得安心就是福分。”

任雨虹生气地说：“我说老头子耶，拜托你少说一点死呀死的好不好！你能不能让我们舒坦几天。”

丁楠赶快搬出另外的话题：“爸，学东说一会儿来看您。”

“哪个哪个？”丁兴国皱起了眉，不悦地说，“学东，叫得怪亲热，你不嫌肉麻，我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”

“哎哎，我说老爸，就算您对他再看不上眼，人家新市长看望老市长，您总不能把他拒之门外吧？”

“脚长在他腿上，眼长在他脸上，来不来看不看他自由，领不领情是我的自由。”

这里正说着，楼下，副市长田学东在市政府办公室几个人的簇拥下走进了高干楼。医院迎接市长的五六个头头脑脑，从后面追上。医院院长赶前一步走到田学东面前，做出一个恭请的姿态：“田市长，先到办公室坐一会儿吧。”

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徐来赶紧叫住一位护士，带他去找老市长。

田学东边走边对一头花白的医院院长说：“你们忙你们的，别管我。”

院长说：“您来也不事先打个招呼，我们也没个准备。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亲临我们院，我们也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向您汇报工作。”院长差不多要比田学东年长二十岁，荆湘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一口一个“您”，叫人听了很别扭、很不舒服，可是跟在他身边的头头脑脑们却都一个个堆着笑脸，鸡啄米似的不住地点头。

田学东在楼下被院长们纠缠住。什么汇报工作，田学东心里明镜儿似的，怕他们又要求拨款什么的，很不耐烦地说：“我刚才说过了，我是来看老市长的，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你们的去。”

徐来从八号病房那边跑过来，悄悄对田学东耳语：“他说不想见您。”

尽管徐来的声音很小，但是旁边的人们从两人的脸色上看出了尴尬。不过田学东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。

丁楠也从病房赶出来，挡住田学东，小声说：“算了，既然

他不愿意就算了。”

田学东向病房那头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还是进去看看他吧。大不了又让他挖苦几句呗，那算什么，你忘了，我上初一那年，有一次，他把我的屁股都打肿了。”一句笑话把刚才尴尬的气氛冲淡了。

徐来的手机响了，他打开手机接听，“噢噢，在在”地应了几声，然后把手机递给了田学东。

电话是公安局严局长打来的：“田市长，我从半夜打到天亮，现在终于找到了你。有个事要给你报告一下。”

田学东玩笑地对手机：“什么事呀，不会是死人的事吧？”

严局长回答说：“正是。电视台的台长，袁福。”

田学东的确很意外、很吃惊，但电话里又不好多问：“好啦，我知道了，回头再详细谈吧。”昨晚，他正在她家里，这种情况很少。他把手机关了，何人还能找得到他？问题是，急急忙忙出门，把手机忘在她家了。这可真把严局长害苦了。好在不是省长有急事找他，否则就要动用国家安全局了。

温柔的海风刮在船山岛上，极易使人产生昏昏欲睡的感觉。林子光的创作已经告一段落，他想休息一会儿，躺在摇椅上，闭上了眼睛。黄影给他泡了一碗方便面。

林子光道了谢，然后说：“这些天你辛苦了，今天给你放假。”

黄影却无意走，又收拾起屋里的卫生。

“我说过了，我想休息一会儿，你回去吧。”

黄影正呆呆地站着，丁楠推门进来，叫了声“子光”。她更加不知如何是好，显得手足无措。她已猜到这就是作家夫人：适中的个子，略显富态，但又说不上胖，端正的五官，肤色白润，却又不乏红晕。总的来说，是杨贵妃那种类型的美人。

“这是我妻子丁楠。”林子光介绍说，“这就是我请来帮助整理稿件的黄影。”

黄影朝丁楠点点头：“丁大姐，您好。林主席，那我先回家啦。”说完便提起自己的小皮包出门去了。

丁楠并不太意外，点了一下头作为回礼，因为林子光请了个女孩帮打字整理稿子是同她说过，她也答应了的。不过她还是定定地看了黄影一眼，没料到女孩果然青春亮丽。她转脸对林子光：“爸病了，妈急得到处找人，吓死了。”

“爸病了？现在没事吧？你不待在爸身边，跑来干吗？”

“爸没事了。”丁楠倒了杯水喝，“你不就是写篇小说吗，干吗搞得这么严重？手机关了，电话也不接。告诉你吧，袁福死了。”

林子光一听，吃惊不小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具体情况不太清楚。昨晚你给我回电话说，你们不是几个人一起在鸿福酒楼吗？”

林子光点燃了一支烟，说：“是。老鬼出了本书，请文坛的几个朋友吃饭，我本来不想去的，他们反复打电话来催，烦死了。所以我今天把电话干脆关了。”他吸了口烟，“昨晚我很迟才到场，而且闹了一场不愉快。”

“他们很可能会来找你问话，所以赶过来告诉你一声。今早爸犯了心脏病，差点儿……我从家里赶去医院的时候，一路给你打电话，就是打不通。你真气人！”

林子光重新躺在摇椅上闭目养神。

“昨晚你和袁福怎么闹不愉快拉？”丁楠拖了张椅子在他旁边坐下，“听说，你们还动手动脚拉？你真是的，三十大几的人了，还怎么跟个毛头小子似的。”

正说着有人敲门，丁楠把门打开，两个警察走了进来。林子光一愣：“喏，怎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猫在这儿。”

一高个子刑警满脸严肃地问：“你就是林子光？”

“鄙人正是。”

“我们队长想请你去一趟。”

丁楠插话说：“什么事就在这儿谈吧，他哪有时间跑来跑去的。”

“什么事我也说不太清楚，我们只是执行命令而来。”

林子光问：“是不是和袁福的事有关？”

“我说过了，我也不清楚，我们队长要我来请你去一趟。”

电视台长莫名其妙死了，这信息是捂不住的，必然会泄露出去，一泄露就必然爆炸，一爆炸必然会引起议论。这样的话题在本市可是难得一遇，人们免不了在街头巷尾、茶余饭后津津乐道。但对市委市政府而言，就不仅仅是一则信息、议论议论的问题了。眼下市委一把手李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，市长缺位，由常务副市长田学东主持工作。

田学东召集市委邢秘书长、宣传部冯部长、市公安局严局长等五六个干部交换情况，正在谈论电视台长袁福的死亡案件。

徐来推门进来，走到田学东身边悄声说：“电视台的蒋惠想见您。我拦不住她，她非要往里闯。”

田学东有些恼火地说：“你要连这点事都干不成，你说你这个办公室副主任还当什么劲！”

徐来重新回到接待室，把火气转撒给蒋惠：“蒋小姐，请回去吧，今天田市长实在没空！”

电视台女记者蒋惠，也是个节目主持人，在海天市颇有名气。此时见徐来一脸火气，便微笑着说：“一个记者来反映情况，市长如此不重视？”话语里仍不免棉里藏针。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市长正在开会嘛。”

“如果事情特别重要……”

严局长走了进来：“什么特别重要的事？跟我说行不行？”

“当然特别重要，我就是重点嫌疑人，你说不是吗？局长大人。”

“打心眼里说我们不想怀疑你，闹得大家人心惶惶的何苦呢。”

“那你派刑警队的人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调查。电视台的台长死了，你是电视台的记者，是著名的主持人，袁台长对你又非常器重，所以我们……”

“慢着，你说‘器重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器重你都不懂？器重就是你刚才说的特别特别重要呗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怎么想。”

“那你调到我这来当刑警倒是满好的，我那还就缺你这种一眼就能把事儿看破的侦察员。”

“我觉得你调到我们那当主持人也满好的，会绕舌。”

严局长笑了，一时还看不破这个叻妹子是来摸案情的还是来摸新闻的：“你是因为会绕舌才当上著名主持人的吗？”

“不，是因为我是个单身女人。你满意了吧？”

“电视台所有单身和双身的人都要接受调查，你满意了吧？”

一辆警车拉着林子光回来了。现在他一点创作的心绪也没有，让警车把他直接送回自己家里。警察打开车门，林子光从车上下来。

林子光没好气地：“我跟你说，这事没完！”警察正想返身上车，回头看了林子光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“我看你们办案水平太差了，哪像警犬，疯狗似的到处乱咬。”

警察终于开口说：“我劝你最好别这样，兄弟大家都是搵食嘛（粤语：打工挣饭吃）。”